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死， 还是 屈服

高建英◎编著



那些故事之所以动人，
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，
就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太专一了，

专一的到了感人的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精典小说选

死，还是屈服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-204-08159-5/I · 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情感是生命的支撑,当正义与情感交错,又该如何抉择?

学校就是个地狱,尤其是这个学校,有偏向情结的学科老师,是非不分的班主任,加上一个蛮不讲理的教导主任,根本没法让人生存。

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,一个女孩子站在不远处地篮球架下,看着我……



1

死，
还是屈服

说实话，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想来想去整件事情都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，可是如今闹得整个年级组都沸沸扬扬了，教导主任追究起责任来，怎么可能少得了我份？

应该是错觉，今天教学楼的走廊好象比平时短了很多。以前总觉得教导主任的办公室离自己的生活空间那么遥远，今天却好象近得让我喘不上来气。

从早上到现在，韩聪就一个劲地道歉，像个苍蝇一样在耳边没完没了。偷卷子这件事就是他牵的头。事前他说得明明白白：三班的哥们已经踩好了点，这次分班考试的卷子就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面，教导主任每天个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都不来，只要从走廊的窗子翻进去，把卷子弄出来一份，大家就都平安到快班了。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韩聪伏在我和单飞耳边说得那句话：“这事啊，是兄弟我才说的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！”

单飞走在我前面，非常镇定，这就是他的风格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是那中愤世嫉俗的架势。韩聪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单飞虽然不说，但是心里肯定也想做这档子事，毕竟我和他前后桌坐着两年多了，怎么会不了解他？他的成绩不高，别看他整天酷酷的样子，其实也在为成绩那点事闹心。这种分班的关键时刻，他当然想去搏一把了，而且如果他弄到答案，他一定会分给明丽的，明丽是他女朋友，这样的话，两个人都到重点班，那针是太完美了。我的成绩在班级里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也不至于去偷卷子，至少可以考一下，说不定有进快班的机会，可是看单飞和韩聪执意的样子，也就没拒绝他们。

兄弟们就是给面子，把最轻巧的活交给我——负责在教导主任办公室窗外接应。

要不说呢，人要是运气背，怎么着都是倒霉，偏偏那个星期五晚上，教导主任出奇地来了学校。当他像鬼魂一样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几乎傻了一样地不知所措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犯罪的感觉，也是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做贼心虚。

说我们是来乘凉，教导主任当然不会相信。就这样，这临时组建的七人“犯罪团伙”被当场抓获了。

教导主任决定分批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，刚刚三班的那四个哥们已经结束了煎熬，才轮到我們三个上场。看来，今天教导主任要过足了训人的职业瘾。

迎面几个女生走来，纷纷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，我依稀能听到她们窃窃私语的内容：“看看，就是他们偷的卷子，……”后面还有一句，好像是“好拽啊！”我于是冲她们得意地笑了笑，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。却看见单飞很是反感地瞪她们一眼，再仔细想想，觉得那句不是“好拽啊！”应该是“好坏啊！”才对。唉，真为这群没抱负的女生感到悲哀。

看来教导主任真的动了肝火了，不时得拍桌子，整个办公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我们三个人像傻子一样，背着手、低着头、不敢吭声。到后来教导主任的急得有些言不搭意，只是不听地重复着同一句话——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么？这是盗窃！这是犯法！”仿佛他已经想不出别的什么词来训斥我们了。

“我看你们几个也不用考试了，回家吧都！”

“夏晓宇，你爸爸是警察吧？我真不明白警察怎么会会有一个做贼的儿子？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小时候就敢入室盗窃，长大了什么不敢干啊？”

我一听这话就火了，这事情是我不对，我承认，可是这和我爸有什么关系？他一个中学的年纪主任，凭什么这么说我爸？我按奈不住心头的火，冲教导主任翻了脸：“你放屁！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教导主任对我的反应很是意外——这当然了，从来没有学生敢这样和他顶撞。

我尽量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没资格这么说。”





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地抑制自己的紧张情绪了，但是感觉声音还是有些颤抖。

这种紧张的情绪让我有种想流眼泪的冲动，为了面子，我干脆转过身……

有什么？大不了不考。反正上大学也不是我的梦想。一定是心理作用，这么一想，整个人就轻松了。学校就是个地狱，尤其是这个学校，有偏向情结的学科老师，是非不分的班主任，加上一个蛮不讲理的教导主任，根本没法让人生存。

今天的天很蓝，很干净。我喜欢这种感觉——全学校的学生都在上课，偌大个操场上没人和我争这份洁净。这是我经常逃课的原因，也是我和其他经常逃课的同学的区别，可是老师从来看不到这区别，我“差生”的身份就是这么被定的性。

刚刚的事情一定会让教导主任很记恨，过不了多久我就会上学校坏学生的顶级“黑名单”了。

这在男生看来应该算比较牛的事情，如果是那样，我就可以以“高姿态”欺负弱小书生了，又或者，随我高兴去扶扶弱仗仗侠义什么的。

我正寻思着，脑后忽然一痛，接着耳边开始嗡嗡作响。一颗篮球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我的头上。

“他妈的，这谁干的？”我刚刚的火气还没消，这会居然还有人敢惹我？看我怎么收拾他？！我一边想，一边回过头来找人。

我看到的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一个女孩子站在不远处地篮球架下，看着我。

这女孩子的身形却很是柔美，虽然一身宽宽大大的运动装，跑起来却不难让人看出她凹凸的线条和玲珑的身段，也许是运动的缘故，头发在脑后扎得有些零乱，但越是这样越显得清纯。再仔细看去，女孩肤色很白，离着老远就能看见她一双大眼睛晶莹剔透，鬓角的丝丝汗滴透着几分清馨。

我一愣，刹那间居然来不及收回脸上本来想发威的狰狞表情。

女孩子双手掐腰喊道：“喂，帮忙捡一下球好吗？”

我弯下腰把球捡起来，走到她面前。

“谢谢。”女孩伸手去抓我手上的篮球。

我把手一躲，让女孩扑了个空，女孩奇怪地看着我，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

没办法，女孩子总是很笨的。我很没有耐心地说：“这位同学，刚刚你的篮球砸到人了，难道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”

女孩看着我，不说话。

看这样的女孩子我这脾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便有些大声地对她说：“你多大了啊？怎么像个小学生一样？难道连‘对不起’也不会说么？”

女孩看着我，显得有些害怕，似乎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凶了。

“把球给我。”很普通地四个字在她嘴里说出来仿佛需要特别多的勇气。

我把球递给她，觉得有些后悔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她把球接过去就匆匆跑回教学楼了。

呼~我不由地长出一口气，刚刚还在感叹做了一件有生以来最过分的事情，看来今天做的过分事情不只那一件呢。

望着女孩的背影，我有些于心不忍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可爱的标准，这个女孩子就是我心中觉得可爱的那个类型，也许是因为她的柔弱，也许是因为她看我时那种无邪的眼神，让人有一种想去保护的欲望，可是我却在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面前充当了一个地痞的角色，而且是在我最喜欢的篮球场上。

又一颗篮球滚到我脚下，旁边的场上几个小伙冲我吹口哨：“喂，哥们，捡下球！”

我把球捡起来，就在这离篮框差不多半场的距离，起跳——投篮，球进了。

我能感觉到那边的几个人在用惊讶地目光看着我。其实我喜欢篮球，但是不喜欢置身于激烈的抢球冲锋里，所以没事的时





候我就喜欢玩这种远距离投篮，总觉得这样才有挑战性。

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正在准备晚饭。

我把电视打着，倚在沙发边上看，心里在盘算着该不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家人。

这时晓晴从外面开门进来。

晓晴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比我小了整整四岁。今年我高三了，妹妹才刚刚考高中。晓晴的成绩明显比我当年强很多，性格却我差不多，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，还好她是我妹妹，我勉强可以容忍。她一进屋就冲说：“看看，不是当妹妹的我说你，马上就分班考试了，你还有闲心在这看电视。”

“去去去，等你到我这个时候看你能分到什么班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是不是又去网吧了？”我不屑地瞥了她一眼。

晓晴忙噓道：“别让妈听见，我就聊了会天。”

“小小年纪就泡网吧。”我说，“网上到处是骗子，你小心点！”

“我就是骗子啊，我上网就是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说慌，看他们的反应，可好笑了，我今天遇见一个……”晓晴说。

“哎，我不想听，成天叨咕你那点破玩意，烦都烦死了。”我说。

晓晴凑上来说：“心情不好啊？呵呵，没事，我哥哥这么出众，人又这么帅，走到哪都会发光的~”

“唉，算了吧，我这点光芒早就没了，现在是烂铁一块啊。”我说。

妈妈从厨房探出头，冲兄妹俩说：“晓宇、晓晴，收拾收拾桌子，今天你曹叔叔要来咱们家吃饭。等你爸他们一回来，咱们就开饭。”

曹叔叔是我爸单位的同事，叫曹国荣，据说是刑警大队的队长，刑侦经验丰富。可是我总觉得他没我爸厉害，每次听他们谈话，好象一直都是他在问我爸案件的突破点在哪似的。

我戳了戳妹妹：“你去。”

“为什么总是我？”晓晴撅着嘴问我。

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是女孩子，多干点家务是应该的，真是的，不懂事。”我说。

“行，看你年纪一大把了，就当可怜你好了。”晓晴说。

我赖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不理她。

晓晴边擦桌子边说：“哥，知道不，最近王菲又出新专辑了，听说整个波江市这都脱销了呢。不过你妹妹我够本事，搞来一盘，你要不要听听？”

“王菲？算了吧，都好几十岁的人了，有什么听头？多没意思啊，真是不知道你们这些小孩子啊是怎么想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没听过，这个可好听呢，给你强烈推荐一下。”晓晴说。

“不听不听，不感兴趣。”我说。

正说着，我爸和曹队长一起回到家，常丽赶紧把菜拿上桌：“来了啊，饭菜刚刚好，快点，洗手吃饭吧。”

“哎呀，实在不想麻烦弟妹，只不过弟妹着手艺实在太让人割舍了。”曹队长呵呵笑道。

“哪啊，你就别说客气话了，咱们都这么熟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哥正痛苦着呢。”晓晴蹦蹦跳跳地跑到我爸身边。

“哦？怎么了？”爸爸问。

“还不是那个快慢班呗，把我哥哥给打击坏了，都怪这学校，分快慢班不按长得帅不帅来分，偏偏按成绩好不好来分，这下我哥可惨了。”晓晴说。

“哦，”爸爸摸摸女儿的头，“你哥哥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，快，拿碗盛饭去。”

晓晴听了爸爸的话，就乖乖到厨房帮妈妈的忙。

“晓宇在学校怎么样？”曹叔叔在我旁边坐下。

我摇头不答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这正愁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呢。

“不用管他，这孩子自己心里有数的。”爸爸说。





爸爸从来都是这样，对我百分百的信任，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，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过意不去，尤其是这次，惹了这么大的事。

“国荣啊，最近单位又忙了吧？”妈妈从厨房端菜出来。

“怎么，心疼你家国文总是加班了吧？”曹队长笑着拍拍我爸爸的肩膀。

“你又说笑了，”妈妈笑道，“哪能呢？”

曹队长笑笑，又道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总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些无头案子，盗窃、诈骗、抢劫像是一个瘟疫病毒一样，在短短的时间高频率的发生。很奇怪，在这些案子中犯罪分子大都没有留下丝毫的线索，像是有组织的犯罪。我们侦破上有很大难度啊。”

“前天，花园小区死了人，是被人用枪打死的。”爸爸补了一句。

“枪？普通人怎么会有枪啊？”妈妈问。

“对，我们也想到从枪下手，从死者身上伤口的爆裂程度看来，不象是一般的正规枪械。几年前有一起持土枪绑架案，就是这样的，那是财政局局长家上小学的孩子被绑架勒索，当时罪犯就是手持自制的土枪，这种枪没有批号，没有型号，警方就更是没有记载了，调查起来相当麻烦。”曹队说。

“现在这小区虽然有保卫管理室，却形同虚设，任何人都进出自由，更没有什么进出记录之类的底案。”爸爸说，“要不，犯罪分子也不会这么猖狂。”

“那现在在外面不是很不安全？”妈妈担心地说。

“那倒不会，我觉得这些案子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，不是单纯的为了钱什么的。”我说。

“没事，我们这不是还有警门虎子呢么。”曹叔叔笑着摸摸我的头说，“这孩子以后肯定错不了，好好学吧。”

听到这，我的脸不由一红。

我妈接道：“这孩子就快考大学了，正在复习呢。你看他发

愁的样子，真是难得见到啊，看来是长大了，还记得小时候他有多淘气嘛。”

爸爸给妈妈夹了口菜，点了点头。

晓晴耳朵尖，听到爸爸妈妈的悄悄话，马上接话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哥哥小时候可淘气呢，小时候感冒打吊针还爬到别的小朋友床上去拔人家的吊针呢，呵呵，真淘气。”说着又顽皮地用手指戳戳我的额头。

我反感地拨开她，说：“去去去，我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，你怎么记得？”

晓晴说：“妈妈说的啊，你以前的坏事干得可多了呢，被你把吊针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家的大人后来还找妈妈算帐呢，呵呵。”

爸爸和曹叔叔被我和妹妹逗得笑了起来。

妈妈用筷子指指晓晴说：“快吃饭，你才淘气，没事别老是听我和你爸爸闲聊的事情。”

我抱怨道：“妈妈！真是的，我这正为学校的事烦着呢，你和我爸爸聊天时还聊这个，真受不了，我真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。”

爸妈都愣了一下，妈妈看看爸爸，然后又对我说：“这孩子，说什么话呢，你不是我们生的还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？快吃饭。”

曹叔叔呵呵笑道：“现在的孩子都这样，我家孩子也老问我，她是不是我亲生的。呵呵，有意思着呢。”

晚饭后，我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坐在桌子前，弹起吉他。我最心爱的伙伴之一，我觉得只有吉他可以和我最简单的沟通心灵，我相信我想什么它都知道。

弹了一会，听见客厅里曹叔叔在夸我有才气的声音，便没心思再弹了，于是带上耳机，寻找一下暂时和世界脱离的状态。

正听着，忽然感觉有石头子敲我的窗子。

我忙把头探出窗外一看，原来是单飞和韩聪在楼下。

我匆匆下楼。





单飞见到我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但是很明了：“明天我们离家出走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啊？”我从没想过这个，不由地一怔。

“还‘啊’什么？”韩聪说，“教导主任已经不让我们考试了，你今天还当面顶撞了他，难道你明天还想像往常一样上学么？”

“可是，我还没准备……”我支吾道。

“不用准备了，我从家拿了点钱，肯定够了。明天你只要像平时一样正常点出来，我们在火车站等你，怎么样？”韩聪说。

“这么匆忙？那……那要不要给家留个条什么的？”我问。

“你随便吧。说好了，我们明天在火车站等你啊。”韩聪说。

“那明丽呢？”我问单飞。

“这事情和她有没什么关系。”单飞说，“就咱们三个。”

我想了想，闹到这种地步，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，于是便应了下来。

回到楼上，我把自己的“积蓄”全翻了出来——平时不敢花的压岁钱、存钱罐里的硬币，加起来算了算，大概有个两千多块，估计够撑一阵子的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自己的写字台上留了张字条就像往常一样离开了家。

韩聪和单飞早已经在火车站了，看见我就忙迎上来：“怎么这么晚啊？都等你了。”

“我们去哪啊？”我问。

“早上有一趟去西安的火车，我已经买好票了。”韩聪说。

“西安？”我惊讶道。

就这样，我踏上了去西安的旅程，看他们两个的样子，简直就是出去散心的。还好，一路上窗外的景色很不错，让人心情振奋。大部分的时间，放眼望去，都是一片无际的翠绿，这个时候应该算是春天了，庄稼也开始长起来了。我喜欢这种绿色，它能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气息。

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当然也是第一次来西安。

这里和我想象得不太一样，到处透着古城的味道，从火车站一出来，就是一道城墙。像这样的城墙我只在电视里见过，不面感觉新鲜。

到了西安，我们随便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，房费还不低，三个人住的三人间，每人每天三十块。

刚安顿好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西安的名胜去转转。要说我们对西安的了解，也就是兵马俑了。于是，我们就把第一站选定了秦陵兵马俑。旅店的老板是本地人，很是热情，听说我们想去，就把他的面包租车租给我们一天，让他的司机开车带我们转。司机载着我们直奔临潼县，从骊山到华清池，再到地宫、兵马俑，各个地方都在门口等我们转完。

都说百年的历史看北京，千年的历史看西安。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我们先到了骊山，从道教的老君殿到“烽火戏诸侯”的西绣岭烽火台，再到半山腰的兵谏亭。从山上下来，就到了华清池，有幸体会一下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韵味。

每一处都让我惊叹不已。

当然，最让我感叹的还是兵马俑，它巨大的规模，威武的场面，简直难以形容。走进博物馆的大厅，只见在地下5米深的地方，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的武士全身呈古铜色，游人只能在兵马俑大坑的上方四周的行道上，从上面看下去，这些兵马俑的阵容极其壮观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坑中的兵俑的神态和气质不能不让人称绝，真的很难相信这是几千年前的人制作的。当时的工匠们一定颇费匠心，把兵俑的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，个个形神兼备、气宇不凡。端端正正的五官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显得神态威严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，有的身披铠甲，手里拿的青铜兵器，都是实物。组织严密，队伍整肃。几十匹战马昂首嘶鸣，攒蹄欲行。整个军处于整装待发之势。

我不紧感叹，我们的祖先真是太伟大了。

“咱们的祖国有太多的奇迹了。”我感叹道。

“怎么？有想为国家捐躯的欲望？”身后的韩聪接道，“呵





呵，我们可是前天刚因为偷试卷出来的啊～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脸不由一红，心下很是羞愧。

之后的几天，我们三个人每天都无所事事，要么就是到处去玩，要么就是上网，韩聪总是很大方，给我们付旅费，请我们到处玩，后来才知道韩聪背着家人偷偷拿了七千多块钱。但是毕竟我们光出不进，渐渐地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。

家里也没什么消息，不知道我们走了之后，家里、学校发生什么事情。

这天我又上网，在网上看见妹妹在线，就和她说了一句：“家里现在怎么样？”

妹妹马上回话：“哥哥，你在哪呢？”

我对着键盘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好。

“爸爸妈妈都病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”妹妹见我不回话就又发来一条信息。

“哥，你那边能说话不？我要和你说话！”妹妹说。

我点开语音聊天，就听见耳麦里传来妹妹呜咽又不敢出声的气息：“哥，你在哪啊？快回来吧，我可想你了，妈和爸都病了，都是想你想的，你快回……回来吧。”

妹妹的声音有些断断续续，我知道她很难过，又不敢出声吵醒爸妈。她这个样子，让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地疼，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我把语音关了，实在不忍心听下去。

我把电脑关了，自己到总台去结帐。单飞忙跟上来：“怎么了？不玩了？”

我扭头对他说：“我要回去。”

“回去？回哪？”单飞问。

“回家，我们在外面什么都干不了，耽误时间，没有丝毫意义。”我说。

单飞和韩聪也匆匆把帐结了，跟着我跑出来：“你怎么了？现在回去？回去之后干什么啊？”

正说着，忽然看见前面一个男的把另一个人钱包从口袋里顺了出来。我忙对单飞和韩聪说：“你看，小偷！”

“别管，”韩聪拉着我，“别惹麻烦。”

我甩开他的手，冲那人大喊道：“喂！小偷！”

那人一听我在后面的叫声，撒腿就跑。

我见他跑，想都没想就追了上去。单飞也跟着追过去，他比我跑得快，先追上了小偷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偷钱包的人反感地说。

“你偷钱包还问我们干什么？”我喝道。

“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偷钱包？我偷谁的钱包了？”他不认帐。

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抵赖，”我指指被偷的那个人，“他的钱包！”

小偷冲那人吼道：“你丢钱包了么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没有，我今天没带钱包。”

我和单飞同时看着这个人，我们明明看见小偷从他口袋里把钱包顺出去的。这个人也就二十岁左右，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怕事的人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

小偷挣开我们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小心点。”

没办法，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越走越远。

等小偷走了，被偷钱包的人才上前来对我们说：“对不起啊，谢谢你们，可是我是外地人，来旅游的，今天晚上就得回去，而且钱包里也没什么钱，所以不想找麻烦，耽误时间。”

我扭头看看他，愤愤地说道：“你就这么让他逍遥啊？他会以为咱们怕了他的！这不是助长贼胆么？”

“有警察呢，他们会处理的，”他说，“听你们的口音是不是波江的啊？”

我看看他。

“哦，我也是波江的啊，我叫卢志鸿，小兄弟，今天谢谢你们

